

30321

教科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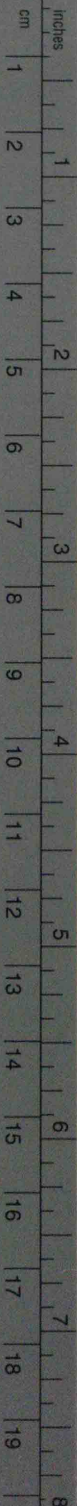
3
820
41-1901
20000 15436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K011
資料室

中等漢文讀本

卷六

資料室

375
K011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文部省檢定濟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中等漢文讀本

東京 明治書院



中等漢文讀本卷六目次

幼學綱要序	元田永孚	一
楠氏論	賴 襄	四
陪游笠置山記	齋藤正謙	七
楠公神鈴記	鹽谷世弘	十三
高山彥九郎傳	賴 襄	十五
岩倉村瘞髮碑	井上 毅	二十一
橋本景岳之碑	重野安繹	二十三
與麟嶼童子書	太宰 純	二十九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三十一
日光山行記節錄	佐藤 坦	三十四
山行	杜 牧	三十七

中等漢文讀本卷六目次

○ 池無名傳	安積 信	三十八
○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四十一
○ 霧島山に登る記	國文 西遊記	四十七
○ 登霧島山記		五十九
○ 支那地理概畧	支那通史	六十四
○ 支那地理概畧		六十五
○ 支那地理概畧		六十九
○ 支那地理概畧		七十一
○ 支那歷朝興亡	支那通史	七十四
○ 夏 刪修		七十六
○ 殷 刪修		七十八
○ 周 刪修		八十
○ 孔子畧傳	刪修	八十二
○ 格言	七則	

○ 冬夜讀書	菅 晉帥	八十三
○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汪 琬	八十三
○ 獨奕先生傳	魏 禧	八十五
○ 記峨眉山	周 鴻覃	八十七
○ 看竹圖記	朱 彝尊	八十九
○ 烟雨歸耕圖自贊	朱 彝尊	九十
○ 立言	顧 炎武	九十一
○ 初刻日知錄自序	顧 炎武	九十一
○ 西諺漢譯	十三則	九十三



○コレヤク
仁王廟
智藏大尊

天子位

論經書傳
易經禮記
學經春秋

中等漢文讀本卷六

幼學綱要序

元田永孚

明治十二年夏秋之間。臣永孚侍經筵。皇上親諭曰。教
 學之要在明本末。本末明則民志定。民志定而天下安。
 爲之莫先於幼學。汝與文學之臣。宜編一書。以便幼學。
 也。臣誠恐奉勅。謹審聖意之所在。蓋我祖宗繼天建極。
 教人化民。莫一不出於至誠。是以民皆純一正直。父子
 之親篤。而君臣之義明矣。自六經傳我。仁義道德之說。
 益明愈廣。雖世運隆替。學科迭興。而至教之之要。則莫

復加焉。夫本於道德而達於智識。始於彝倫而及於事業。教學之要也。故道之以仁義。教之以忠孝。使天下之民志一定於茲。則其智之所進。其才之所成。發於言辭。顯於行實。施爲事業者。莫不出於仁義忠孝也。苟志向未定。而專知識才藝之務。則殞德性。傷教化。其害不可勝言。達觀宇內。其稱華夏稱文明者。猶不免叛亂。是無他。先智力而後仁義也。苟後仁義而智力是競。則甲乙相軋。上下交爭。不奪不饜。其如是。則天下之亂何以止哉。夫三尺之童。知死於忠孝者。我邦固有之德也。豈非以列聖之所崇。在此。而習慣之久也耶。風移俗易。民唯

務於知識才藝。棄本趨末。遂將至不知仁義忠孝之爲何物。則其弊害果何所底止哉。今幼穉之兒。智慧未定。慣習猶淺。於是時先教之以仁義忠孝之道。浸漬涵蓄。習與性成。道德由是以淳。彝倫由是以正。而風俗之美。聖教之懿。將有度越上世而冠絕宇內者矣。聖意懇到如此。誰敢不感激。輒與文學諸員相議。謹擇古今言行之關於彝倫道德而密切於幼童者。編纂訂正。以上焉。辱賜叡覽。令鈔梓以布世。嗚呼。皇上憂世愛民之意深。故垂教道人之方至。但臣等學淺識陋。不足以副聖意之萬一。所以深恐悚也。然觀者由是書以知本末先後

之不可紊。講習匪懈。俛焉竭職。則於所以奉聖旨。報國恩之道。庶乎不差矣。若夫發揚薰陶以成德性。則又有望乎教導之人云。明治十四年辛巳六月。一等侍講正五位臣元田永孚謹撰。

楠氏論

賴

襄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為驛址。蓋經足利織田豐臣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從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顧望金剛山巖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

仁義道徳
引起
八段
スル

○有カ
附カ

○中子ガ
○カキテ
○カキテ

○防
○守

○能
○能

○アイ
○カキ
○カキ

○軍
○補
○又
○物
○説

レヨク

副將

○掃
○手
○魚

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爵任職。宜以公為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禰裨。供其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非因公之策耶。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又曰。吾死。天

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夫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

高柄人

快元

無窮。使公有知。亦可以暝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失果何如哉。

陪游笠置山記

齋藤正謙

文政十年九月。我公撫封。移鎮上野城。因巡上笠置山。修故事也。山屬城州。為後醍醐帝蒙塵處。今係我藩封域。在上野城西五里。十五日。子夜。駕出城門。雙戟啓行。沿路燃炬如晝。臣謙承乏侍讀。得載筆從。比明。老幼夾途觀。欣々然。十六日。食時。達笠置。邑屋稠密。夾木津川。入館傳殮。而出。公更獵服。布韃芒鞋。步行。群下均服從。

藤堂高敏

古習禮

相會

之。山在南岸。臨水曲折如屏。渡川就之。繞從西北隅盤
廻而上。山高十町而已。太平記爲十八町者誤。入憇福
壽院。此行謙囑。圖書局齋。太平記。乃取之爲公讀。笠置
條。曰。參河人足助二郎重範守城門。以勁弓長箭射殪
賊將二人。此爲嚮所過。阪上雙石對峙處。今仍稱爲第
一城門是也。曰。及賊逼陣。寧樂般若寺僧兵累以巨石
投賊。賊人馬壅粉。因自敗潰。積屍填谷。此亦在城門外。
其傍今呼爲地獄谷。可以相證。至賊將陶山藤三。小見
山二郎。間道襲行在。曰。此爲山之東北也。公乃從左右
出院。門側有懸鐘。形甚古雅。係建久年。製有欵識。字皆

遒勁。按此寺白鳳十一年創置。天平勝寶四年創正月
堂。歷代修建。號爲宏壯。建久中。僧解脫又築般若臺。此
鐘亦當時所造。及元弘兵燹後。不能復舊。獨此鐘爲古
物。命僧敲之數杵。聲鏗鏗然。杵止響騰。曰。黃鐘調也。過
護法祠。左折有一大石。頽然橫嵯上。曰。藥師石。其西有
彌勒石。皆高十丈許。闕稱之。其右高及其半者。爲文珠
石。舊各鑄佛像。罹災滅。彌勒獨存。頭上圓光。文珠漫剝。
僅存痕跡。右折。過佛殿下而北。有胎藏。金剛二石。皆高
四丈許。曲折相連。其下開裂丈餘。猷然成窟。窺之深黑。
其右隨金剛東面者。鑄虛空藏。石高闊略等。二石。佛身

專之。鑿刻分明。尤爲奇偉。此皆僧侶黠者所設。當時不能護王法。伏賊魔。真不靈頑物耳。又北數十步得石門。門石長六丈餘。兩傍盤石疊起承之。其下空闊。可數人並行。左傍一小洞。入數十步。得一竇。纔出。如兒離母胎。呼曰胎內竇。此間怪巖爭立。古木蒼鬱。使人凜然。纔出石門。豁然。山水可瞰。過大鼓石。叩之。鑿々鳴。其下曰觀音谷。實爲賊所涉。間路。謙爲公指東北一村曰。此爲飛鳥路村。係柳生氏之封。當時其民實導賊將。經此襲陷行宮。本邑之民醜之。至今五百餘年。不通婚嫁。言及之。唾罵。臣嘗質之土人。且問曰。今尙然耶。其人瞋目扼腕。

高

曰。萬劫如是爾。臣以此知民心之好義。出於天性也。昔者先君祐信公來觀嘉之。稱爲義鄉。親製古風一篇。爲公誦之。公竦聽者久之。又西數百步。有不動巖。巖半垂在岬下。而平等巖在其背。公欲往觀之。侍臣止之。遣數人攀巖肩。匍匐而行。峻險難措足。號爲蟻徑。過徑卽平等巖。巖坦平。廣袤數丈。下臨絕壑。巖上有一圓石。高及人頷。可重數千斤。以手撼之。則兀兀動搖。而終不可轉也。號爲搖巖。遂從登行在舊趾。爲中峰最高處。帝之夢楠公。楠公之上謁陳策。蓋皆在此。今唯見老樹鬱蔥。榛莽蕪穢耳。爲之慨然。穿林而西。得坪。吏豫設幄亭。休歇。

焉。唾上有一石。呼爲吹螺巖。道官軍鳴海螺處。下山來時所駕樓船在焉。藩祖高山公從伐大坂時所用。沂上流數町。遶山麓。怪巖錯出。老木紅黃相間。命土民習舟者。撒網獲鯉數十頭獻焉。日下春。還館命烹鯉賜宴。歸入城門。夜正三鼓。此山在封域中。尤爲名勝。故督學臣津阪孝綽既有記詳之。此行所遇既殊。不可不致重錄。以備參考。謹按太平記。當時官軍護行在者三千餘人。皆伊賀伊勢之兵也。今我公撫二伊而有之。今日所從士卒數百人。其中必多義軍之裔。且行在之受圍。在元弘元年九月。此行正值其時。追撫往事。感念殊深。夫爲

高虎

補時

手授、監督

人臣子者。常則勤恪。變則仗義授命。無古今之異。謙職忝風教。從游豫。飽飲食。而徒然無述焉。臣所懼也。因謹記如此。

楠公神鈴記

鹽谷世弘

古銅鈴一枚。圖規若干寸。上有龜蛇像。面題鎮宅靈府神。背有建武二乙亥楠正成八字。銅質蒼鬱古澤可掬。其爲五百年外物無疑。據陰陽家說。鎮宅靈府者。玄武北斗之神。兵家所崇祀也。建武乙亥。爲藤黃門既逃。足利氏反之年。顧者楠公料。天下遂大亂。造是鈴以用於禱祭歟。夫鈴者。所鳴焉以告神警人也。公精誠貫日月。

原依改正、教へ給ふ。

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

軍隱、出、鈴

其初舉義兵。誓天指斗。以彈丸孤城。當百倍之軍。賊卒不能克。由是而四方勤王之師作焉。以滅北條氏。而中興之業建矣。此豈非公之中心告諸神。而神聽焉。警諸人。而人應焉乎。雖然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人主之心正。則鬼神之報明。人主之心惰。則鬼神之應亦昧。及天子惑妖艷。嬖讒。疎忠賢。而斥讜言。則雖以公之精誠。令丁然百鳴。而百告。神亦不能奈之何。而况人乎。余平生讀史。至南朝興壞之際。未嘗不慷慨憤激。皆裂髮豎也。前二十餘年。西游入芳山。拜延元帝之陵。陟降金剛山。尋千窟城址。哭公之墳。遂經攝州。弔櫻井舊驛。

抵湊川。灑涕於嗚呼忠臣之碑。所至翳蒼荒涼。狐兔驕而鼯鼯遊。爾時若獲茲鈴。以心所紆鬱。鳴焉以告公之靈。則儻或有山鳴雲湧。樹震水躍。鬼神飛舞。駕靈輿。驅飄伯。以來者乎。鈴今落於渡邊士行之手。士行好古之士也。平素歆公之英風。及獲之。什襲不啻。摸其形。以示於同好。觀之者。其於忠義之心。幾乎亦有所警焉哉。慶應元乙丑重陽前一日。昌平學教授鹽谷世弘記。

高山彥九郎傳

賴 襄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爲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

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饘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爲。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黽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踴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踴可。踴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踴吾頭者。拔

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暗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遍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

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己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爲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澣濯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

東朝山

久面平
宮川嘉隆

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爲世所重。而直己。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答。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突入尺餘。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豪傑。

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爲之。傳不果。近讀

屋觀

或書正之事。疑爲不軌之民。冤矣。予故畧叙所聞。如此。

岩倉村瘞髮碑

井上毅

岩倉村者。故右大臣岩倉公所栖息之處也。公被譴幽居于此者數年。時事方急。公志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茅堵蕭然。足不出門。而達觀天下之大勢。徐察世變。密糾合忠義之士。當此時。今太政大臣三條公。在于太宰府。遣間使求朝紳中同心之人。二公之交始合。而故參議大久保廣澤諸公。亦與公相往來。籌商尤熟。公既知諸藩之情勢。進疏畫中興之謀。密旨由中付公。大計既定。于禁掖之間。而人莫知之者。及丁卯十二月九日之

慶應三年

事起。公懷文書一囊。冒曉入禁內。大號宣布。廢攝關將軍以下之職。新命文武諸官。令出如流。一時機務倥偬。大久保公以下多奔走于闕外。公居中當局。事無稽失。蓋皆岩倉村間居之時。所豫計畫也。大駕東駐。公躬荷臺寄之重。暇時談及前日事。未嘗不以岩倉村為言。如其山川風物。宛然往來于眼目者焉。每以事往西京。乃至岩倉村。集父老飲宴敘舊。父老往往有流涕者。公晚年與子弟論世故。以權勢之易怙。而名節之難全為戒。浩然欲以躬為人臣進退標準。及病革。上表乞解官。有誓心執節。不以進退貳。臣子之義之語。天子愍其至誠。

軍馬徑忽

心
三
手
カ
マ
シ
テ
言
ハ
シ
テ
好
シ
ク
修
シ
テ
此
ト
修
シ
テ
付
テ
イ
ト
ト
カ
ハ
シ
ス

名難因厄

姑允所請。公感泣謝恩。如病頓已者。而遂以其明日逝矣。朝廷特命史臣撰叙公之勛德。將勒石其墓。男具綱等與岩倉村父老謀。更瘞遺髮于前日栖息之地。建碑為記。表公之眷戀。此土終始不忘之意。又以識元功偉勳。實始于屯困之時也。烏呼後之慕公者。可以觀于此碑焉。

橋本景岳之碑

重野安繹

西鄉隆盛少壯在江戶。與四方賢豪交遊。常曰。吾於先輩服藤田東湖氏。於同儕推橋本左內。二子之才學器識。豈吾輩所企及哉。左內者景岳君之通稱也。君諱綱

十九

紀字伯綱。越前福井人。生穎達好學。有大志。慕岳武穆爲人。自號景岳。年甫十六。負笈遊浪華。學醫於緒方洪庵。既歸。繼父列藩醫。越侯識其異材。免醫員。令遊學江戶。君感奮。益講經世學。欲以有所報效。會侯釐正藩學。擢君幹其事。先是越藩學者拘泥性理。不適實用。君乃建議文武兼修。仕學並長。設洋學一科。講究兵法物產算術等。又侍讀君侯。以倡率諸有司。於是宿弊頓革。一藩翕然向化矣。時安政三年也。明年春侍讀。參與機務。在江戶邸。自米使來浦賀。國家多事。朝旨幕議。動相牴牾。識者憂之。當是時。大將軍溫恭公多病無嗣。而一橋

日九
性變
此

十
以
定

慶永

尊
輔
忠
高

黃門有英才。中外屬望。議者以謂宜立以爲儲貳。遂正外國條約等事。以協和朝幕。越侯以幕府親藩。德望夙著。最主張此說。君乃翼贊之。必欲達侯志。內遊說幕老諸司。外與水戶及薩土諸藩相結。百方致力。至廢寢食。幕議猶豫未決。五年。君入京師。謁青蓮院宮。應司近衛三條諸公。納前說。與其家臣有志者周旋。事始成。而溫恭公薨。幕老井伊直弼擁立紀侯。於是越侯及尾水土諸侯。皆獲譴。幕府是歲十月。幕吏捕君下獄。明年十月。被刑。是時列藩志士。前後逮捕。其遭訊鞫。務引罪於己。不欲累及其主。君獨抗然曰。此國事。非私事。臣請明言。

慶永
忠
高

之建儲以長賢利國家也。外事乞勅裁重天朝也。吾主實命臣。臣實周旋之。非敢有它志。君身丈僅五尺。白晳纖妍如婦女子。性溫粹謙和。未嘗與人爭。然其臨節幹事。侃侃正言。不少屈撓。必竭其委曲。故人亦感其誠意。皆許心腹。川路聖謨以老練見稱。語人曰。昨夜晤橋本生。其言論剴到。吾半身殆為截取。吾所閱人多矣。未見如生者。武田耕雲齋與君一見如舊。歎曰。東湖死後復有東湖。君齡纔踰弱冠。而為先輩名士之所推服。如此其才學器識之概。可以想見也已。君居恒曰。吾於宋人服寇準韓琦范仲淹。寇之剛壯。韓之沈湛。范之爽達。皆

二十六年夢遊
 願思平昔感
 天祥大節當心折
 士氣正氣
 元天祥

七々梅の丸
 天祥の事
 天祥の事
 天祥の事

可師者。吾願品格學韓。氣象學范。處事學寇。但三賢過於潔己。而乏於包荒。此中主以下之所不能堪。其不得竭才力。亦坐此耳。故君之處慮謀事。慎密寬厚。無有偏頗。其論時世曰。隨宇內形勢。斷然變鎖國之風。器械藝術取於彼。仁義忠孝存於我。以謀富強。其論洋學曰。洋學宜興。善興則其利甚多。不善興則其害不可勝言。嗚呼。君之達見老識。豈慷慨搢腕。取快一時。而不知大計者之比乎哉。誠使其生。及中興之際。與西鄉隆盛等左提右挈。而贊成鴻業。則其勳績赫赫。貽典型於天下後世。顧果如何耶。而隆盛素推服君。賴其匡益。以得全晚

節亦未可知。豈不重可惜哉。初君就刑。埋遺骸江戶小塚原。後移福井。頃者親舊胥議。將建碑於小塚原。輯其手記書牘傳狀。詣余乞文。余昔聞君名於隆盛。今閱君手記。有云。重野某。薩文儒也。吾聞之西鄉。雖無一面。其相知名已久矣。故不敢以不文辭。君考諱長綱。稱彥也。母某氏。二弟。綱維綱常。皆業醫。君卒時年二十有六。未娶。無子。以綱維承。後綱維亦歿。其子綱方嗣。綱常今爲陸軍軍醫監。君在鄉師事吉田東篁。在江戶遊鹽谷宥陰門。受洋學於杉田成卿。所著有藜園遺艸。啓發錄。藜園其別號。啓發錄。年十五時所作。議論老成。已可觀云。

明治十一年。天子北巡。至福井。褒君勤勞王事。召其親族。賜祭。燦金若干。後七年始能成此文。距君之斃。非命已二十有七年矣。

與麟嶼童子書

太宰 純

孟冬早寒。麟嶼童君足下。無恙。詩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今純不見足下。實三秋矣。若詩人賦之。將以爲何如乎。可謂疎闊甚矣。方今雷收聲已久。想足下神氣漸復。夫萬物得雷而蘇。足下聞雷。則偃伏幾絕。異哉。足下近日讀何書。講何業。晝短夜長。非篝燈炯炯以繼晷。無以補不足。古人有鑿壁者。其勤苦爲如何哉。純觀足下於

學得無如王公大人以學爲戲以消日乎。夫足下雖非布衣。然儒生也。不幸早以神童聞。幸而蒙國恩。賜食廩粟。列文學。奉朝請。雖少不可以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穉而日誦六經古文數千言者。純自識足下以來。數年于茲。未聞足下有所誦讀。以今日較前年。亦未見其有所進。而所進者吹笛耳。近來足下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肥後有水足生者。奇才也。其年初十六時。遣徂徠先生書。質問經傳中疑事數款。足下或聞之。今足下十六之歲。將暮。自度能及水足生乎否。純性好直言。

而辱足下之知。是以盡言如此。幸勿以爲謗己。純頓首。

送安井仲平東遊序

鹽谷世弘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災。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災。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災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

多觀也。仲平飭肥人。眇然小丈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矻矻不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人。意表。余深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忼慨。以僻壤乏師友爲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衆諧和。事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祇役江戶。所居舍。湫隘樸陋。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

盡不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年可以囊計。齡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能焉。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者多不好學。仲平以最敏之質。嗜學甚於食色。故格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算。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皆拙。而於算最贖。以

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禰川。登日光山。還軼北總。遊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奧。縱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爲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也哉。

日光山行記節錄

佐藤坦

十八。文政元年九月雨間止。欲觀中禪湖。約伴若干人。既定。不敢爲雨廢。沿大谷川。可半里。抵大日堂。土人嘖嘖稱其園

池。及過觀。則盆景不足賞。余笑曰。巖棲人狎視名山。不知其美。反以人工小園爲佳耶。匆匆去。行半里。得清瀧祠。祠背巖懸小泉。又一里。面前崔嵬。曰馬回。山險如名。過棧道者五。度略約者三。山愈深。景愈奇。見兩巖對峙。屹然者。過則得一廂。曰劔峯。架棧下臨不測。棧北有二瀑。各出巖頂。斜相對。在右而遠者。曰方等瀑。在左而近者。曰般若瀑。山皆霜葉。如行彩雲中。而男體戴雪。歸然高更一層。如寶白根。又峙其側。雨方霽。殘雲來往於紅樹間。殆如與我相後先者。過橋右。躋石路。遙聞隱隱有響。知是華嚴瀑。不遠。左入側徑。愈近愈轟。既至。蘚崖峭

絕處。乃見一巨瀑。直下五十餘丈。勢躍玉龍。響奔鐵騎。使人目眩氣奪。俯瞰之。窈然雲深。底竟不可得見。遂攀援樹根。至瀑口。則流不甚急。掬飲極清。別自一幽境也。復前路。左折數十百步。闕然得大湖。湖孺有梵刹。即中禪寺。一境之勝萃焉。湖大南北餘三里。東西半之。男體聳在寺背。如寶白根。諸山高低環擁。倒影鏡中。有嶼鬱然。曰上野島。寺背有華表。即男體麓。不許人常登。側有勝道上人碑。釋空海文。繚石欄。不得近。一境靜寂。人籟都絕。間聞山鳥與梵磬。使人恍然如造異境。徙倚耽戀。不能回踵。及晡時乃去。比抵劔峯。則雲絲縷縷出谷。須

臾膚合。鞋下皆白。嚮者紅葉。化爲烟海。雨驟至。疾走下山。稍霽。聞阿含瀑不遠。欲過觀之。既黃昏。衆皆有難色。余作氣先之。抵荒澤。則日沒。燕炬認瀑聲爲導。竭蹶行。此瀑以觀背得名。絕壁架棧。直瀑背。乃躡亂石。下窄蹊。上則巖溜滴。下則雨水注。惴惴乎惟懼足踏。而炬滅。遂造棧。撤炬觀之。但見一片大玉簾而已。既而簾中歛現一巨丈夫。勢欲攫人。衆皆怖。徐而察之。炬火在背後。丈夫卽我耳。可謂奇絕矣。蓋至奇絕處。卽至危險處也。夜半歸寓。憶甚。

山行

杜牧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池無名傳

安積信

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天下所稱爲大雅堂者也。襟度蕭散。土木形骸。毀譽得喪。都付度外。有嵇叔夜。阮仲容之風矣。善書工畫。五歲時見千杲禪師。作擊窠字。頗怪偉。禪師大奇之。曰。是麒麟兒也。後當名於海內矣。長而刻意於晉唐古帖。結體飄逸。自成一家。畫法則出入于梅道人。倪雲林之間。專以氣韻爲主。山水尤精絕。世人爭購之。雖零絹尺楮。莫不寶重。先是狩野

氏土佐氏。世爲畫苑冠冕。其衣鉢皆出於宋元諸名家。而授受寢失。其真卒變爲笨俗。有志之士。欲矯其弊而復之。古而力不足以振之。獨大雅才最高。志最篤。動必取法於華人。而時人未之信也。嘗齋畫扇。遊尾濃諸州。一握不售。困而歸。抵瀨田橋。悉投之水中。益發憤苦勵。遂闖入古人堂奧。聲華隆隆。然震海內。而言畫者。莫不以宋元諸家爲準據矣。性好奇山水。又富濟勝之具。千里孤往。經月忘返。層巒複嶺。飛屐上下。不窮其高峻不止。最愛富士山。屢登之。每異其路。披榛莽。攀狐鬼之蹊。窮人迹之所未到。遇異人焉。神姿奇偉。非烟火中人。蓋

仙云。先後所作富士山圖。凡一百幀。橫側正偏。備極其妙。爲天下絕筆。蓋大雅爲人。纖毫塵垢。不以溷其懷。而濟之以江山之助。故奇致丞涌。雲烟遶腕。氣超於五采之外。而韻發乎六法之中。有不可以勉強到者。至若富士圖。則特妙倬詭。石破天驚。實曠古所未有也。其行事亦多出人意表者。嘗赴浪華。遺畫筆。妻追躡授之。乃投拜以謝。不知其爲室也。聞者絕倒。豪商索畫。許而不果。屢遣奴促之。竟不就。奴出門大罵。大雅走出陳謝。亟濡毫付之。每欲購石刻十三經。縮衣食數年。得錢數百貫。就書賈購焉。書賈牟贏利不與。大雅長吁而歸。會祇園

祠有修造之事。乃舉以助經費。其奇異絕俗類如此。妻玉蘭。間澹不飾。能配夫之行。亦善畫。每良辰美景。斗酒相酬。大雅彈琴。玉蘭鼓秦箏。相和而歌。觀者幾作晉宋間想。安永丙申。以疾卒于葛原艸堂。年五十有四。野史氏曰。名利之習。薰灼宇宙。雖儒生猶鮮能脫其累。而大雅以一畫師。風流超軼。不緇於世之塵滓。豈其中有進乎技者歟。

耶馬溪圖卷記

賴 襄

余嘗讀昔人畫。疑其山貌太奇峭。恐非天壤間所在。畫人一時興到。鼓舞其筆墨耳。及覩豐耶馬溪。乃知造物

奇怪。畫手亦有寫不到者也。歲戊寅遊鎮西。過海南望。彥山於雲際。已覺其有異矣。既經二肥薩隅。還寓豐後。隈邑。臘月五日。入豐前。遇一水北來。蓋發源彥山者。沿焉而東數十里。昏黑覺左右峯巒皆非凡。山溪相迫處。鑿山腹爲道。又穿牖取明。余買炬以入。遇牖窺見月在溪水朗然。宿民家。翌大霧待霽乃發。復沿溪東。愈東愈奇。群峯夾水。攢竦如春筍。盡出有土戴石者。石挾土者。全石者。全石破裂成洞穴者。兩石相鬪。其一欲仆者。石數層累成夏雲狀者。而樹自石罅橫生。縱生倒生而上指。叢生蔽石。如與石爭勢而欲勝之。石又自樹中奮躍

而出。而石陰皆蒼紫綠相間。或沒石半面。或沒全身。又如援樹攻石者。大抵峰勢石皴。如董巨刻意圖。時窮冬多老木葉脫。槎牙瘦古。皆倪黃筆法。而苔枯蹙蒼渴者。王叔明也。古人筆墨不吾欺也。至栢坂憩孤店。店面石壁數丈。飛泉懸焉。仰則更有高峯。不知其幾十丈。余急釋所佩酒瓢。命燂之。竈突蕭然。會一獵師新獲豪猪。割而煮之。肪脆如水。連引數大白。又行。溪又數曲。隨峯勢上下。或激雷噴雪。或渟膏凝碧。峰影爲之或碎或全。似水妬山而亂其影也。至屈智林。溪稍開。有小村。過一橋。自此行溪北。開者益

開數十里。詣古城，正行寺。寺主含公。余故人，埃余既久。余先詫曰：君州山水大奇。含公曰：更有奇者。使子目之。居二日，與含公南行。行田塍間，至仙人巖。巖石突立山頂。含公指示余，余不甚賞。其明又徑田塍，至羅漢寺。寺据山鑿，山作洞壑橋梁狀。安五百像。余復不甚賞。宿寺前逆旅，挑燈而談。余曰：山不得水，不生動。石不得樹，不蒼潤。所以余賞馬溪，不賞仙巖。至於羅漢，則人工耳。然皆馬溪之支裔矣。且馬溪，溪山相迫，無田塍礙目。而其路坦夷，真可遊也。然爲二豐通道，過者慣看。況公等生長此土，宜不愜其奇也。余則再遊不可期。將復溯之。以

諦觀之。含公奮袂與偕。早發，過一水，北出馬溪口。峰容樹色忽覺迥別。自淺入深，自平入奇。泝前數曲者，一曲奇於一曲。比諸前遊，更可喜也。復至絕壁下孤店。店主識余面，驚曰：是前喫猪客也。有何幹再來此邪。余曰：欲看山耳。曰：山有何好看。吾不禁子看也。遂席溪畔。與含公傾瓢一醉。宿山寺。明雨，借輜西還。山峯得雨，皆變幻作態。或前以爲一山者，分成數峯。如群仙駢肩，露其半身。萬松振鬣，鼓濤於雲中。又如廿五菩薩奏樂而至也。還至屈智林。含公慮吾酒盡，豫戒家僮馱樽於馬來。取醉宿阿保村。翌歸寺。又三日辭去。踰海東歸。自海雲中。

顧望鎮西山岳。其屬豐前者。皆有別態。彥山其尤大者。耶馬山脈水理。蓋皆自彥山發。故獨絕耳。余足跡幾半海內。弱冠東遊。得妙義山。以爲無雙。今馬溪百里。如妙義者。不知幾十峰。謂之海內第一。或不誣也。己卯之臘。眩蒙得爾時寫山粉本數紙。戲以意接屬之。爲橫長一卷。又記其由。併錄所得詩九首。余詩文笨拙。不足狀其髣髴。況畫乎。後有能者如董巨倪黃之流者。踴其境而補成之。庶幾不負此山水。然目此山水。爲海內第一者。乃自顧子成始。圖爲舍公取去。備後故友橋元吉亦好山水。請爲寫一本。諾而未果。今茲己丑。護母至尾路。留

旬日。乃踐前約。而舊圖不在。尋諸胸臆。冥搜默運。覺山情水神。或來助我。遂能成此。屈指已十二年矣。憶當時歸帆外。豐山依依如相送者。今猶在目中。也。

霧島山に登る記

西遊記

むかし天地いまだ開けざりし時。冊諾二柱の御神。天の浮橋の上より。霧の海をながめ下し給ふに。島の如くに見ゆるものあり。二柱の御神。天のぬぼこを以て。これを探り給ふに。國なりければ。則ちこの處に跡を垂れ給ふ。これ霧島山と名づくる由來にして。その銚を逆しまに下し給ひしが。今に至り。そのままに此の山の絶頂にた

ちてあるを天の逆錚といふ。誠に神代の舊物にして、奇絶の品、また外にこれに比すべきものなし。人人皆珍らしと尊びて、拜せむことを希ふと雖も、この霧島山格別の高山にして、殊に火燃え風動き、その外種種の神變不思議、怪異珍奇多く、登るもの不時に紛失することなど、毎度の事ゆゑ、薩州の人と雖も、おそれて絶頂に至るもの少し。

予久しく、この逆錚の事を聞き居て、ゆかしく思ひ居つれば、鹿兒島逗留の時節、志を起して登らんとす。然るに山中奇怪多しと聞けば、召し連れし僕などは凡庸の者なれば、若し恐れて紛失などせば、悪しかるべしと思案

して、旅宿に集會の人の中にて選びしに、旅宿の近きあたりに、年若き勇壯の男子ありて、われこそ其の山へ同道すべけれといひしかば、則ち打ち連れて、只二人霜月八日といふに、薩州鹿兒島を立て日向國に赴く。薩隅日三州は、嚴寒の時と雖も、雪霜を知らぬといふ程の暖國なれば、かかる高山へも霜月に登らるるなり。ことにこの年は格別に暖氣の年にて、この頃やうく、綿入一つ著る位の事をりしかば、少し時節もおくれしかと思ひ立ちしなり。

さて海陸二日路を経て、霧島山に入り、數十町登りて霧島の宮居の前に著く。二神垂跡の地なれば、宮居今に至

りて。殊に美美しく。この近國にての大社なり。伏し拜みて。黄昏に及びぬれば。傍の山下坊といふ坊に宿す。この坊にて先達の案内者を宵の間に雇ひ。翌朝夜の間より登山す。雜樹生ひ茂り。日影だに洩れざる程の山を。しかとしたる道筋も見えざるに。ただ案内者のあとに従ひ。ひたのほりに登る。その間奇樹異草。名も知らず。目なれぬもの。いと多し。こは南方暖氣の山なれば。生ふる草の品類も。多きなるべし。概して草木の種類は。北國の山などよりも。格別に多し。かくの如き所。五十町を登りつくせば。それより上は。樹木一本もなし。ただ芝の如き草のみ。生ひたり。そこに至れば。四方豁達とうちはれ。薩隅日

の三州一望の中に入りて。衆山は。波濤の如く。大海は。青疊を敷きたるが如し。中に櫻島山。突として秀で。さながら盆石をおきたるが如く。その頂より。白き煙。四時に立ちのぼるは。恰も香爐などのやうなり。景色無雙筆に盡し難し。さて又。草ばかりの山を登ること。更に五十町にして。それより上は。草もなく。ただ栗ほどの焼石ばかりなるが。山は益。急峻なり。次第に登るに。隨ひて。天地のけしき。やや變じ。不時に下の方より。雨そそぎ來り。或は風横さまに吹き來りて。又眺望の暇なし。それより二十町も登りて。馬の脊越といふ所に至る。こは又の名を。御鉢めぐりといふ所なり。この所は。のぼらずして。平に行く

と雖も。左右皆谷にて劔の刃の上を行くが如く。足のふむ所。纔に馬の脊中程なれば。馬の脊越といふなり。足をはこべば。栗の如くなる焼石。左右の谷へなだれ落つ。その行く所の狭きを知るべし。さて左の方は。萬仞の谷にて。底は雲にて眼及ばず。右の谷は。深さ三四町。或は五六町にて。谷にみちて。猛火燃えあがる。この馬の脊越に。かかりて後は。只何となく震動して。地軸只今くだけ折れて。この山微塵に成るべきやうに覺ゆ。又。腥く。えもいはぬ氣。吹き來り。同行の者さへも。一向にかくるることあり。或は前後左右に異形の雲烟あらはれ。鬼神の如く。佛神の如きこともあり。或は足もとより。虹たちのほり。豎

横になびきて。織りなせるが如くなることもあり。又。天地ともに金色になることもあり。その外奇怪不思議なかなかいふも愚かなり。靜にこれを考ふるに。これ皆谷一面の猛火によりて。又。陰氣もあつまり來り。火の上に雨そそぎ。雲霧覆ふが故に。水火相激して。震動雷電し。又。水火薰蒸によりて。種種の形見ゆるなり。又。硫黄焰硝の氣あるうへ。それに水をそそぎたる故。種種の匂も出づるなり。又。折折一陣の烈風吹き來ることあり。この時は。先達教へて。急にうつ臥に倒れ伏さしむ。はらばひにならざれば。風の爲めにこの身をとられて。猛火の中に舞ひ落さるるなり。折節は風の爲めに取らるる者ある故

に。この山にては。紛失する人多しといふなり。予も殊にこの風を恐れて。少しの風にも急にうつぶしになり。地に取りつきて。風に放たれざるやうにせり。しばしにて。又。急に風もやみ。空はるることもあるなり。須臾の變幻定りあることなし。この所にかかりしより。さしも勇氣の若者も。大に恐れ。足戰きて。立つこと能はず。されど先達と前後より介抱して。色色と恥ぢしめ。しばしが程は。引きゆきしかど。後には。目見え。顔色變ぜしかば。いかにもし難く。殆ど。迷惑に及びしに。先達いふやう。今日は山も格別にあらし。殊にかかる人引具し行かむこと。いかにも叶ふべからず。登山もこれまでなり。これより

下山すべしといへば。力及ばず。本意なくも。それより下る。

終に十町ばかりを下れば。天氣晴朗にして。風徐に。四方の眺望。はじめの如し。しばらく休息して。焼飯など食し。心を鎮めしかば。若者も。けしき常の如くにして。さきには。いかにして。かばかりは。おそろしかりつるにかと。三人うち笑ふ程なり。われつくづく思ふに。かかる事のありて。妨げにもなるべからむかとして。凡庸の人を。同道せざりしなり。然るに今若者がために。予までも。絶頂をきはめずして。これより下山せむこと。生涯の遺憾なるべし。何とぞして。一人なりとも。登りたきものをと。思ひめ

ぐらして。先達にこれより絶頂までは道の程いかほどあるかと問ふに。馬の脊越の長さ八町それを過ぎて急に登る所十町ばかりもやあらむといふ。さらば纒の道なり。紛れ道やあると問ふに。兩方谷なれば。紛るべき道なしと答ふ。さらばあまり残念なれば。予は獨歩して絶頂に登るべし。この所に。若者を守り居て。わが下り來るを待ちくれよとて。とどむるをも聞かで再び登るに。前の馬の脊越に至れば。天地忽ち變じて。又はじめの如し。先達がをしへに任せ。折折はうつぶしになりて。風をさけ。千辛萬苦して。馬の脊越八町が間。走りぬけたるに。先達がいひし如く。それよりは眞直に登る所あり。この所

に至れば。天地。又。常の如くにして。奇怪なし。只息をかぎりに登る程に。遂に絶頂に至れり。絶頂は。尖りて。纒の地面に。天の逆錚あり。そを見つけたる時のうれしさ。何にかたとへむ。逆錚のありさま。全體は。唐金の如くに見ゆれども。風雨にさらせるものをなれば。青く錆びて。しかとは知れ難し。長さ一丈ばかり。ふとさ大なる竹程にて。さかさまに。地中に立ち。その石突の端の所に。南面に。鬼面の如きもの見ゆ。これ風雨にさらされたれば。鼻目しかとは見がたし。土中に入りたる先の方は。何程深く入りたるか知るべからず。只絶頂にこの錚一本のみにて。外に堂宇等の如きもの一つもなし。しばらくこの絶頂に

徘徊するに。天氣清明にして。四方目の及ぶ限り。見え渡り。その心地よきこと。今に忘れ難し。されどもかかる所は。久しく留るべきにあらざれば。急ぎ下りたるに。馬の脊越に至れば。猶前の如く。天地晦冥にして。怪異甚し。悉く筆に盡すべきにあらず。殊に山上の有様は。人間に洩さざる山法なり。恙なく馬の脊越をこえて。ひた下りに下るに。遙の下に。先達若者かすかに見えて。大さ豆の如し。嬉しくして。急ぐ程に。下るとはなしに。すべり落ちて。須臾の間に。二人の前に著きぬ。恙なかりしことをのみ。ともに悦び。その夜。くれ過ぐる頃。宮居の傍の坊にかへりぬ。

登霧島山記

安積 信

橋南谿東西遊記。山川物産之奇。粲如列眉。其中霧島山。尤倬詭。讀之不勝神往。因譯國字。爲漢文。以充臥遊。與同好者共焉。

霧島山在日向州。高四十里。周廻三百六十里。相傳鴻荒之始。册諾二神。從天橋俯視。見海霧中有小島。乃以鉾探之。遂降臨。因以名焉。其鉾至今倒立山頂。世稱之天倒鉾。誠神聖之靈蹟。邃古之遺器也。但峯巒崇峻。巖谷深阻。多風火雷電之異。登者往往失所在。故能極其巔。而觀所謂倒鉾者。少矣。南谿遊西州。抵甕島。因欲登

觀焉。而非有膽力者不可偕。會一少年乞結伴。意氣甚
 可壯。乃以仲冬初八發。大抵日薩隅三州。瀕南海。氣候
 温暖。雖嚴冬不見冰雪。是歲最暖。惟御一綿衣。經水陸
 二日。始達山下。陟八里許。有廟甚宏麗。晚投祝史家。詰
 朝。倩嚮導俱登。喬木摩天。蔭翳晝晦。惟踐導者之跡。而
 進。直上十五里。童然無草樹。四望空濶。三州諸山環拱
 起伏。如翠浪遙見。海水汪洋中。孤峯突起。儼然瑠璃盤
 上。一點螺也。導者云。是薩之櫻島山。又登十五里。山益
 峻。燒石大如栗者。撒布路上。天忽晦冥。暴風揚沙。怪雨
 霏霏。自谷底倒捲而上。不覺毛髮森豎。又登八九里。路

山田

元

トトツトツガツカヌ

トトツトツガツカヌ

稍夷。而左則絕壑萬仞。雲烟密布。點不見其底。右亦浚
 谷數十丈。中間通人處。如行馬鬣上。曰馬脊越。稍進。燒
 石隨步崩下。鑿鑿有聲。須臾。猛火炎熾。發于谷中。雷電
 殷鞠。山鳴谷應。腥臭之氣撲鼻。或立雲如潑墨。澎湃匝
 地。咫尺不辨。往來翕霍。倏聚倏散。作鬼神佛陀諸靈異
 之狀。或白虹一道自脚底起。直上天半。或光怪閃爍。天
 地變為黃金色。步武變幻。不可方物。蓋硫黃芒硝之氣
 鬱積谷中。陽火自燃。陰氣應之。爆然震激。現種種變怪。
 爾。特可畏者。橫風時來。勢如奔馬。稍不慎。則為所捲去。
 頓為火坑之鬼。所謂登者失所在。皆是物也。導者切加

敢過。多野馬。形極詭異。鬃鬣長委地。多大蝦蟇大蜘蛛焉。

支那地理概畧

支那帝國。又名大清國。亞細亞洲之大國也。土地之廣。亞於魯英。人民之衆。冠於列國。東隔東海。與我日本國相望。南臨南海。接壤安南。南掌。緬甸。西南以喜馬拉山。與印度分界。東北有烏蘇里江。黑龍江。北有阿爾泰山。西有天山。葱嶺。皆以與露國分界。東西千三百餘里。南北八百餘里。面積凡七十二萬方里。幾居亞細亞三分之一。東南一大部。支那本土也。縱橫各五百餘里。面積

二十五萬方里。大於我日本十倍。其地屢經朝家之興。區國號隨變。無一定之稱。國人自稱曰中國。蓋以爲居天下之中也。又曰中華。或曰華夏。猶言文明之邦也。此皆對夷狄之稱。而非國名也。大清者。今代之國號。卽所以別於前朝也。與外國相對。亦用此稱。外人概謂之支那。此非國人所自名。昔秦皇帝威震四夷。故西北諸國。遂呼其地曰秦。後轉爲支那也。漢朝代秦。有國四百餘年。其後唐朝興。有國殆三百年。皆遠通外國。故又曰漢。曰唐。稱其民曰漢人。或曰唐人。

支那地理概畧二

國中連山大者數條。概皆與崑崙山脈相連。崑崙在天山之南。喜馬拉山之北。群峯東趨。分爲數支。東南入中國。爲雪嶺。雲嶺。岷山。岷山又分二支相並而東。南支爲劍山。爲漢南諸山。至荆山而極。北支爲朱圉。蟠冢。終南。太華。又東爲熊耳。嵩高。山勢南折。爲方城。桐柏諸山。又轉而東。至天柱而極。西人謂之北嶺。北嶺支脈北出者。曰吳山。隴山。橋山。雲嶺之東南。有越城。騎田。大庾諸嶺。九疑。武夷諸山。蜿蜒數百里。達于東海之濱。謂之南嶺。騎田。大庾之間。有大支脈北出。其高峯曰衡山。崑崙之一支稍北者。曰祈連山。東過中國之北。爲賀蘭山。陰山。

興安嶺。又東爲醫巫閭山。長白山。又有山東山西諸山。山西諸山與陰山相連。其長嶺曰太行。高峯曰恒山。霍山。山東諸山。自爲一羣。不與諸大嶺相連續。其高峯曰泰山。沂山。國中有二大川。曰河。曰江。河水發源崑崙之東。斜過中國西北隅。北出塞外。遇陰山而東折。謂之北河。轉而南。復入中國。過太行橋山之間。謂之西河。遇北嶺而東。謂之南河。又轉東北。謂之東河。終注于渤海。其水溷濁。帶黃色。故號黃河。長凡一千餘里。下流多水患。流域屢變。古時自南河轉北。入大陸澤。東北會于濕水。而河東別有濟水。畧同。今河道。其後河流漸東徙。與濟

合。遂轉東南。以會于淮。至三十餘年前。復轉徙東北。今河道是也。其支川大者。左有汾水。右有渭水。洛水。三水皆名著於史。江水出于河源之西。東南入中國。名金沙江。轉而東北。與岷江合。始稱大江。東流并洞庭鄱陽兩湖之水。注于東海。下流一名揚子江。長凡千三百餘里。大舶可航。四百里。小船可遡。七百里。實爲亞細亞第一巨流。支川大者十餘。皆大於我石狩川。而漢水最顯。漢朝漢土之號。實本於此水名。其外大川甚多。濕水一名永定河。發源大江之西北。并河北諸川。注于渤海。淮水發源桐柏山。并河南諸川。匯爲洪澤。注于東海。粵江發

源金沙江之東南。東流三百里。入南海。大次江河。

支那地理概畧三

南北二嶺橫絕中國。地勢分爲三帶。北嶺淮水以北爲北帶。其南至南嶺爲中帶。中帶之南爲南帶。清朝置十八省。以分轄中國。其六省在北帶。曰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直隸爲清之畿輔。京城位其北。在永定河之左。七省在中帶。曰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唯江蘇。安徽。北境踰淮。入北帶。四省在南帶。曰福建。廣東。廣西。雲南。一省跨中。南二帶。曰貴州。南帶之南有一大島。曰瓊州。隸廣東。各省有異名。直隸曰燕。山東曰

齊。山西曰晉。河南曰豫。陝西曰秦。甘肅曰隴。江蘇曰吳。安徽曰皖。江西曰江。四川曰蜀。貴州曰黔。雲南曰滇。又合稱陝西甘肅曰陝甘。江蘇安徽曰江南。江南江西曰兩江。湖北湖南曰湖廣。又曰楚。福建浙江曰閩浙。廣東廣西曰兩廣。又曰粵。雲南貴州曰雲貴。北帶者。支那人種之所勦建。帝國也。歷代國都。多在此中。黃河左右。自古稱爲中原。治世則常爲文物之會。亂世則必爲兵爭之地。中帶之民。勢力常遜北人。而土田之美。水運之利。却勝北地。支那之富源。實在於茲。故戶口繁殖。殆倍北帶。而四倍南帶。江蘇安徽浙江三省人

煙最稠密。幅員不大於我邦。而人口殆三倍之。南帶昔時爲荒裔之地。自西國通商以來。埠頭並設。買舶雲集。遂爲富盛之地。直隸省之東北一部曰滿洲。雖在塞外。爲清朝直轄之地。置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謂之東三省。

支那歷朝興亡

支那通史

支那者。宇內之舊邦也。開創以來數千年。異姓更王。興亡相踵。統一中國者。凡十四代。曰唐虞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據一方而爲帝王者。周末有七王國。漢晉之際。有魏漢吳三國。晉時有五胡十六國。晉隋之際。

宋齊梁陳相繼爲南朝。後魏北齊後周爲北朝。唐宋之際。有梁唐晉漢周五代及九國。五代及宋之時。遼金相繼爲北朝。北朝之西。有西夏西遼。其外僞朝小國倏起倏滅者。不可勝數。

歷朝帝王。率皆漢人也。周漢之際。韃靼種頗強盛。然未敢稱尊號。至晉時。韃靼東胡諸種。始入據中國爲帝王。是爲五胡。後魏遂以東胡種。勅建大國。北齊後周以其種類繼之。隋唐之際。韃靼復盛。後唐後晉。以其支裔帝中原。遼以東胡種。久雄于北邊。金又繼之。中國之大半。屬於東胡。及元起于韃靼。滅金并宋。混一華夷。全國始

歸胡人之統轄矣。明逐元人而中國復戴漢主者。殆三百年。清朝起于東胡。取明代之。迄今二百餘年。基業鞏固。華夏之民。遂屈從於胡人矣。漢人談治。必稱唐虞三代之隆。三代者謂夏商周也。其文化之盛。雖不盡如漢人所稱。而當四鄰皆純夷之時。漢土獨爲禮樂之邦。政教風俗。已擅美於東洋。足以觀古代開化之一例矣。秦漢以下二千餘年。歷朝政俗。殆皆一樣。文化凝滯。不復進動。徒反復朝家之廢興而已。其間戰亂攘奪。不可勝紀。而其禍最慘烈者。在胡漢陵轍之時。然而胡人已取漢土。則捨其舊習。輒從漢俗。失其爲異種之實。蓋支那

建國甚久。成俗極固。其開化之度。亦非四夷之可及。故胡人或能以其武勝漢。而以其文。則必自服於漢。雖胡君在上。其國則依然漢唐之中國也。國民之情態。一定不變。無進無退。恰如在範型之中。此支那開化之所大異於西國也。然其間有治朝。有亂世。如秦晉隋。雖暫成一統。其業不長。漢唐宋運祚久延。政俗又有可觀者。故昔人或稱之。爲後三代。其元明清相踵。皆爲隆盛之朝。此亦足稱近世三代矣。然則古三代之後。二十六朝。其可稱盛世者。卽兩次三代也。

夏 刪修

曾 先之

夏后氏禹。姒姓。或曰。名文命。鯀之子。顓頊孫也。鯀湮洪水。舜舉禹代鯀。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橦。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下事。舜崩。乃踐位。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一饋十起。以勞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寡人痛之。古有醴酪。至禹時。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疏儀狄。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三足象。三德。以享上帝鬼神。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南巡至會稽山而崩。子啓賢，能繼禹道，禹嘗薦益於天，謠歌朝覲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立。有扈氏無道，啓與戰于甘。啓崩。經十餘世，至王履癸，號爲桀，貪虐力能，伸鈎索，鐵伐，有施氏，有施以末喜女，焉有寵，所言皆從，爲瑤宮瑤臺，殫民財，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末喜以爲樂，國人大崩。湯伐夏，桀走鳴條而死，夏亡。

殷 剛修

曾 先之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其先曰契，帝嚳子也。至湯始居亳。

從先王居，使人以幣聘伊尹于莘，進之，夏桀不用，尹復歸湯。桀殺諫者關龍逢，湯使人哭之，桀怒，召湯囚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有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疇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改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者，人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伊尹相湯，伐桀，放之南巢，諸侯尊湯爲天子。

湯崩，太子太丁早卒，太丁之子太甲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責，尹乃奉歸，亳修德，諸侯歸之。至帝辛，名受，號爲紂，資辯捷疾，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

言足以飾非。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爲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芣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

周 剛修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其父曰昌。有聖瑞。立爲西伯。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見畊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

有呂尚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非虺。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西伯卒。子發立。是爲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爲天

子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哀矣。遂餓而死。

孔子畧傳 曾先之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孔氏滅於宋。其後適魯。有叔梁紇者。與顏氏女禱於尼山而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長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械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反而弟子稍益。進適齊。齊景公將待以季孟之間。孔子反魯。定公用之。不終。適衛。將適陳。過匡。匡人嘗爲陽虎所暴。孔子貌類陽虎。止之。既免。

反于衛。醜靈公所爲去之。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樹下。桓魋伐拔其樹。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適陳。又適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寶鳴犢。舜華殺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反于衛。適陳。適蔡。如葉。反于蔡。楚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發徒圍之於野。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顏回曰。不容何病。然後見君子。楚昭王興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

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不可。孔子反于衛。季康子迎歸魯。哀公問政。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唐虞。下至秦繆。刪古詩三千。為三百五篇。皆絃歌之。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絕筆於獲麟。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魚。早死。孫伋字子思。作中庸。

格言 七則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論語

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周易

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禮記

冬夜讀書

晉帥

雪擁山堂樹影深。檐鈴不動夜沈沈。閑收亂帙思疑義。一穗青燈萬古心。

游京師郭南廢園記

汪琬

勝國者絕其社稷

推

孔子曰飯糗飲水樂
重倍

○ソケトケテ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游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襟花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應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却之以憂患。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適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

酒以爲歡。擲芳以爲玩。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獨奕先生傳

魏

膠山有隱君子。性不治生產。絕世務而好奕。常閉戶居。戶外人聞子聲丁丁然。窺之則兩手各操白黑子。分行相攻殺。或默然目上視而思。或欣然笑也。人稱曰獨奕先生。先生與人無爭。輕財樂施。與鄉人懷其德。嘗避盜踰嶺。嶺半盜起。邀先生。先生色不變。盜呵曰。汝何爲者。先生曰。予黃在龍也。盜相顧笑曰。毋驚我公。送之嶺下。

盜焚隣人居。延先生廬。盜群起撲火。火不滅。乃共捶其始禍者。先生兄弟三人。伯善鼓琴。仲好藝花竹。先生好獨奕。或求對亦不辭也。先生開枰布子。子伯仲常侍局。先生微問可否。二子各以意對。先生曰。若長於守。若長於攻。然皆偏將材也。使握中權。決機兩陣難哉。年七十有七卒。其獨奕未嘗少衰云。

魏禧曰。或曰。古嗜奕者衆矣。未有獨奕者。曰。有之。奕攻圍衝劫變化。通於兵法。諸葛武侯臥隆中時。未聞有十夫之聚。指揮旌幟。教坐作也。一出而戰必勝。以仲達之智。畏之如虎。吾意其獨居抱膝時。日夜之所思。手所經

營。未嘗不在兩陣間也。非獨奕而何哉。先生之意。其不可測識哉。先生名道明。仲子庭亦君子也。與禧交。請爲先生傳。

記峨眉松

周鴻單

汪君二如客蜀。歸以峨眉松二株。贈陳子蘭洲。長不逾二寸。根幹枝葉備具。亭亭直立。宛然松也。云去泥土。取夾書帙中。可四五月不壞。復培以土。水洒之。兩三日。勃勃然生矣。試之果然。夫木固莫壽於松。然未有離土半載而猶能生者。或曰。峨眉地高氣寒。雪盛夏不消。此松生冰雪中。故稟氣堅而耐涸。或曰。遠游之士。孤寄於數

十百里窮鄉僻壤。荒涼寂寞之濱。耳目無所娛。心思無所發。每至頹廢放棄。失其志意。天生此物。俾易挾以隨。亦所以慰羈旅之心。而使其有所激發也。嗟乎人情生長富厚。則骨力柔脆。志氣浮靡。平時傲焉自高。一遇困阨。輒摧折不復自振。而有守有爲。強毅堅忍。生死可以自主者。多出於寒苦磨鍊之餘。此豈必其識有明昧哉。夫亦所以厲其氣而爲志之輔者。強弱不同故耳。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自非聖人。孰能無藉於此。蘭洲方游幕。而適得此物。殆天所以慰之。而將以發其志氣耶。余與其尊人健衡先生爲莫逆交。又其理有可以自

警者。故爲推闡其義。書以質之。

看竹圖記

朱彝尊

寧都魏叔子。與予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予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爲畫烟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爲傳寫作看竹圖。俾予作記。予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遊大同。邊障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地。叔子過余。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橘柚皆植。獨竹不生。種之自叔

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予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萎於霜。或厄於閏。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棄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於籜。而驟于夫烟霄也。文章之爲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母。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烟雨歸耕圖自贊

朱彝尊

饑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爲力雖微。其志則堅。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爲徒者。人或爾知。百世之下。

立言

顧炎武

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勦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

初刻日知錄自序

顧炎武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抄寫。患不能給。遂於上
 章閣茂之歲。刻此八卷。歷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
 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
 行於世。不可掩。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
 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蓋天下之理無
 窮。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
 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
 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於是刻者須絕筆
 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其無以是刻之
 陋而棄之。則幸甚。

西諺漢譯

十三則

言不足。行有餘。為貴。
 今日思之。明日言之。
 勤勉之手。能作富。
 有智無義。即狡黠耳。
 與人約。不守其期。欺譎之類也。
 失誤常生於急遽。
 平安度世者。福也。
 無勞苦。無贏利。
 歷患難者。壽。

籍納。擇百德。取沈默。
 驕傲之人無真友。
 至羅馬。則行羅馬之俗。
 有德。則令名來。

中等漢文讀本卷六終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訂正四版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廿三日訂正四版發行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廿一日訂正八版印刷
 明治三十四年七月廿五日訂正八版發行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廿五日三十版發行

定價表

一、二	各拾八錢
三、四	各貳拾錢
五、六	各貳拾五錢
七、八	各貳拾八錢

著者

國語漢文研究會

發行者

三樹一平

印刷者

鈴木友三郎

印刷所

明治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二丁目十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廿五地

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中等學校用文部省檢定

天許複製製

發行所

東京神田區錦町二丁目

明治書院

大阪東區備後町四丁目

吉岡平助

